

红牡丹

林语堂 著





红牡丹

林语堂 著
张振玉 译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王维民

张 恺

封面设计：史 果

红 牡 丹

林语堂 著

张振玉 译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

（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）

京 安 印 刷 厂 印 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5印张 2插页 304千字

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000册

ISBN7-5059-0519-8/I·324 定价：3.40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写清末光绪年间，一个年轻美貌的寡妇，冲破旧礼教的束缚，大胆追求自由、爱情与美满婚姻的故事。

女主人公牡丹丧夫后，由于情的苦恼，性的需求，演出了一幕又一幕的风流艳事。她先与堂兄梁翰林相爱，继与初恋情人金竹绝情，又与诗人安德年狂恋，后不幸被盐商绑架，两个情人不约而同前往相救。脱难后拜总督王爷做干女儿，最后与平民青年傅南涛相爱结婚。

书中人物故事情节，错综复杂，婉转曲折，引人入胜。对性爱与情爱的描写，侧重气氛的烘托与渲染，特别是对爱情的描述，妙语连篇，耐人寻味。

西江月·赠牡丹

花儿半开半闭
小停轻颤犹疑
唇间微笑如梦里
芳心谁属难知

出版前言

出版林语堂先生的长篇小说《红牡丹》，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很有意义的介绍和探索。

林语堂先生1895年生，福建省龙溪县人。1912年，去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，毕业后去北京，在清华大学任教。1919年，去美国哈佛大学深造，获硕士学位。1923年又获德国来比锡大学博士学位，同年回国，任北京大学教授。1926年任厦门大学文科主任。次年去上海，任中央研究院编辑。1931年参加由蔡元培、宋庆龄和鲁迅等人发起组织的“中国民权保障同盟”。1932—36年，先后创办《论语》、《人间世》和《宇宙风》等刊物，轰动当时文坛。1936年去美国任教，并从事写作。1938—65年间，先后出版《京华烟云》、《红牡丹》、《苏东坡传》、《武则天传》等八部长篇小说，和英译的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老子》和《庄子》等中国古代哲学名著。1966年回台湾定居，次年任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教授，主编《当代汉英词典》。1976年病逝于香港，享年81岁。

如何恰当评价林语堂的一生功过，以及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作用，还有待于专家学者求实探讨。

《红牡丹》这部长篇小说，是林语堂先生1961年用英文写的，由张振玉教授翻译。书中描写清末光绪年间，一个年

轻美貌的寡妇，不顾家庭和社会旧礼教的重重束缚，大胆去追求自由、爱情和美满婚姻的故事。女主人公牡丹由于性的冲动，情的需求，演出一幕又一幕的风流艳事。书中的故事情节，错综复杂，婉转曲折、引人入胜，耐人寻味。

作者在书中描写的哲学思想、社会生活，人情世故、城镇景况、水陆码头、风光名胜、田园情趣，诗词楹联以及青年男女之间的性爱情爱等等，其中有许多精采的篇章，动人的场景，艳丽的画面，美妙的镜头和哲理的言谈……也还杂有一些旧时代的糟粕和消极的因素。尽管如此，但我们在整理本书出版过程中，本着尊重原著的原则精神，保持原著的艺术风格面貌，只对译文作了某些个别的删节和文字上的润色修改，特此说明。

在这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期，出版林语堂先生的《红牡丹》，当然不是为了传播作者和书中的人生哲学思想，而是希望这部长篇小说，能激发和促进我国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的思考与探索精神，用正确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，从历史唯物论与文艺美学的视角，去评论它的社会历史功过，去分析它的写作艺术技巧，去叙说它的人物故事得失，去品味它的真善美丑……

我们以“摸着石头过河”的心情，向尊敬的读者，献上这本《红牡丹》，请您细细地读，慢慢地去品味，谢谢！

1988年2月

卷 上

第一章

光绪十七年四月二十三日，高邮盐务司主任秘书费庭炎的丧礼举行开吊。前来吊祭的生前友好，每个人都在乌黑的灵柩前深深的三鞠躬，然后脚尖点着地，轻轻走开。男人到一边去，女人到另一边去。这个丧事办的潦草，是朋友们匆忙之间准备的，因为随后要将灵柩运回原籍安葬。

那天又潮又热，令人极不舒服。四五十个人，男女老幼，拥挤在费家的小院子里。这是一所租来住的旧房子，屋里顶棚并没有裱糊，露着房梁椽子，也没有上油漆，那些朋友，以前大都没来过，现在看见这栋房子，对费秘书夫妇住得这样简陋，颇感意外。因为费庭炎家是嘉兴的富户，是上海以下湖泊地区的大地主。他书房里陈设得疏疏朗朗，萧然四壁，虽然杂乱无章，也有几分文人高雅气氛。他生前，在今天来的朋友中是有几个来此聚过的。屋子内两个有窗棂的窗子，原来的红漆业已褪色，看来黯然无光，有的地方龟裂成纹，窗外的光线本来就嫌不足，现在低声细语的客人来往走动，人影幢幢，屋里就显得更为阴暗了。有的女客留意到窗角儿上有蜘蛛网，知道这位新寡的文君，不是个勤快的主妇。

费庭炎和同事，有好多是由于好奇心而来，要来看看这位年轻的寡妇，因为任秘书这位妻子貌美多姿，早已闻之久矣。他们知道，今天这位漂亮夫人会出现，会站在灵柩之旁，向来此吊祭的客人答礼。

这个哀伤的祭奠，使人人心中感到不安，因为情形总是不太对。在肃穆丧事的气氛和看来令人惧怕的棺木，与半为丧帽垂掩的年轻寡妇雪白细嫩的面庞之间，存有强烈的矛盾。她戴着尖尖的粗白布帽子，身子罩在宽大的粗白布孝袍子里，她真象一个活人做成的祭品。她那犹如皎洁秋月的脸露出了一半，眼毛黑而长，鼻子挺直，浓郁美好的双唇，端正的下巴，在屋子那一端，在供桌上一对素烛摇晃不定阴森可怕的光亮中，隐约可见。她粉颈低垂，仿佛对这件丧事以后的安排，表示无言的抗议。大家都知道这位寡妇才二十二岁，在当年上流的名教传统里，读书人的遗孀，或上流社会富有之家的寡妇，按理是不应当再嫁的。

那些男人，对这个年轻的寡妇是不胜其同情之意的，觉得她那么年轻，那么美，牺牲得太可惜。那些男人，大部分是盐务司的官员。他们大都已经婚配，这天带着太太孩子们来的，各人心里各有用意。有的是为了人情应酬，有的是觉得在这场猖獗的霍乱之中，同事暴病死亡，心中着实惊惧。那些低级员司也来祭奠，本来不喜欢他们那位傲慢无礼的同事，但因盐务使命令他们给这位寡妇捐一大笔钱，聊尽同仁的胞泽之义。其实低级员司们拿出这笔钱已感吃力，而这个家道富有的丧家并不需要。那些官员之中，有一个人正在等着他的家眷在一个月后自原籍前来，并且已经租妥了房子，

正打算买一张讲究的铜床和几件红木家具，心里知道这位寡妇是要走的，他可以出低价买下那批家具。

薛盐务使，身体高大，眉目清秀，深深觉得在棺材店都快把货卖光之时，凭了他的势力，能买到一个质料那么好的棺材，实在脸上有光彩。他打算亲眼看见人人赞美那口棺材，自己好感到得意，所以他故意放风声，说未亡人年轻貌美，楚楚动人。

盐务司对这位年轻寡妇总算是尽力而为了，因为丧家没有一个人出来，就办了丧事。司里派了一个老家人帮助运灵还乡。但是这个老家人连升是个半聋子，又不懂当地的官话，完全派不上用场。

依礼，丧家须要有个人站在灵柩旁边，向祭奠的人还礼，即使一个儿童也未尝不可。但是费太太没有儿女，只好她自己站在棺材后面，披着麻布孝衣，着实可怜。她的腿移动之时，硬硬的麻布孝衣也就因移动而悉索作响。可以看得出来，她那浓密睫毛后面的眸子，时时闪亮，似乎是心神不安。有时，她向上扫一眼，对眼前来吊祭的客人似乎是视而不见，因为她正在茫然出神，对当时的事情是一副漠然无关轻重的神气。她前额上的汗珠儿则闪闪发亮。她的眼睛干涩无光。她既不号啕大哭，也不用鼻子抽噎，按说，她应当这样做才合乎礼俗。

来客之中，好多人已经注意到这种情形。她怎么敢不哭呢！按照习俗来说，丈夫的丧礼上，做妻子的既不落泪，又无悲戚之状，当然使人吃惊。她除去鞠躬还礼之外，便再无所为，这个别无所为，是有目共睹的，所以遵规矩守礼法的

人，看来都觉得很厌恶。就犹如看见人燃放炮竹，点火之后，却寂然无声，并不爆炸一样。

有的男客已经退回到东厢房，东厢房正对着前面的庭院。大家在那儿谈论当前的事，倒谈得津津有味。

一个年长的男人说：“你想，老费有这么个如花似玉的太太，还去各处乱嫖！”

“这种事谁敢说？你看见她那两只眼睛没有？那么深，那么晶亮，那么滴溜乱转，真是水性扬花。男人死了，她才不难受呢！”

“我看见了。那对眼睛那么美，那么多情！我敢说，她一定会再嫁的。”

另一个同事听了很烦恼，他说：“住嘴吧！咱们凭什么妄论是非？总而言之，现在闹瘟疫，我知道庭炎有两个哥哥。他们老头儿自己不来，也应当派一个儿子来，不应当让这个年轻的妇道人家自己办这些事情啊！”

一个瘦小枯干穿着长及脚面的长衫的男人说：“连抽抽噎噎的小声儿哭都不肯。”

这时，一个六十几岁说话温和的老先生，方脸盘儿，带着牛角框儿水晶眼镜，他说：“不应当让她一直站在灵旁还礼，她不能老这么站几个钟头哇。”他是学校的王老师，也是费家的邻居。他唇髭渐白，颌下胡须稀疏而微黄，在他这令人肃然起敬的年龄，他也以读书人之身深为人所尊敬。他手里两尺长的旱烟袋，并没有点着，只是在手里拿着玩弄而已。

薛盐务使，用他那很重的安徽口音也插嘴说话，他那浓

密的黑胡子，随着他说话也分明的移动。他说：“我想今天除去咱们司的同事之外，没有多少外来人。咱们若不说什么，人家也不会说的。并且，她哭不哭，也不是什么大问题。至于运灵一事，我已经派我外甥来帮忙。不会有人说咱们司里不尽心尽力的。”

一个团团脸的年轻人，用鼻子轻轻哼了一声说：“好啦，总而言之，象您所说的一样，瘟疫流行啊。有什么办法！”他又向王老师说：“他们家也用不着这么胆儿小。应当派一个哥哥来。办丧事总要象办丧事的样子。”

“当然，他们应当在老家正式办这件丧事。他们只是想把灵柩运回去。其实，他们应当为这个寡妇想一想，她这么年轻。”

“她今年多大？”

王老师回答说：“二十二岁。”

“他们结婚几年了？”

“我内人告诉我，才两三年。俩人并不怎么和美。算了，这与咱们毫不相干。”王老师很小心结束了这个问题。

这时王老师的太太过来，向丈夫耳边低声说话。这位太太方脸盘儿，五十几岁年纪，上嘴唇长，不管到什么地方，总是一团和气，使别人心情愉快。

她说：“若是再没有什么客人来，咱们就让费太太到后头歇息去吧。现在差不多快到晌午了。一个女人站几个钟头，可不是开玩笑。又没有人能跟她替换一会儿。诸位先生，也体谅一下人家吧。”

王老师站起来，走到高个子的盐务使大人跟前说：“大

人这也不是什么大典礼。客去主人安，咱们不用等着吃面了。怎么有心情吃东西呢？大家心里都不好受。您说一句话，大家就都走了，教费太太也歇一歇儿吧。”

薛盐务使转来转去的眼睛紧皱了一下儿，这表示，虽然他名声不佳，人人皆知，只要与女人相关之处，他也不是不懂怜香惜玉的。

他用喉音说：“当然，你的话很对。”

他又进入中厅，这就是向大家示意。他没说什么，只是眼神一表示。每个人都看见了，也会意了。他外甥刘祐，刚才一直登记礼品奠仪，现在从靠近门口的桌子那儿站起来，合上了账簿。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走到灵前——行礼告别；都默默鞠躬为礼，脸色凝重，轻轻走出门去。

薛盐务使在灵柩旁边多徘徊了一会儿，用手指头的关节叩了叩棺材，听了听坚硬的声音，脸上流露出得意的神气。

他自己低声赞美道：“这么好的木头！”

在这个当儿，年轻貌美的费庭炎的遗孀抬起了头，显然是轻松下来，不过一双眸子里，仍然似乎是有满腹的心事。

客人走了之后，王老师仍然留下未去。他太太负责准备了简单的汤面，馒头，做为午饭，现在正帮着办理礼俗上该办的事。即使盐务司这些同事已经离去，还有街坊邻居来吊祭的，所以也须要按着礼俗办，不能稍为疏忽。凡是带有礼品来的，都要送给人家馒头，等于是回礼。类似这些琐事，都得要女人照顾。

费太太内心非常感激。王老师王师母住在街的那一头

儿。费太太，年岁轻，过去觉得寂寞无聊时，常到王家去和孩子们玩玩，她很喜爱王家的孩子。其实，费太太对王家，不论是王老师，或是他太太，都算不上真正知己；但是现在费家突遭不幸，大祸临头，极需要帮着办这件繁杂又涉及外面人情应酬的丧事，这对夫妇突然光临，万分同情，伸出援手，正是费太太所急切需要的。

王师母引领她到了里间屋，她对王师母仅仅说了一句：“多谢您。”而且不够热诚。她说这话时，甚至连抬头望一下儿都没有。说话的声音很轻，清亮，特别柔和，象一个声音清脆但隐藏有裂纹的铜铃儿一样。她说话满象小孩子，没有造做，不装什么样子。她好象想了一下儿，又说：“您两位若不来帮忙，我真不知道怎么办。”

王师母说：“你一个人嘛。朋友来做这点儿事，是应当的。”

这老老实实的致谢，对方也就同样以老老实实的态度接受了。

王师母又说：“现在你躺一下儿。我到厨房给你端碗面来。还人家礼由我去办，你不用操心。你还得养足体力，还要走坐船回家这段路呢。”

她帮助这位新寡的少妇脱下丧服。脱下之后，立在王师母面前的，是个美貌动人青春年少，几乎依然是个小姐身材的白衣少女。牡丹（这是这位新寡文君的名字），今天早晨总算压制住脂粉的诱惑，因为怕人家说闲话。不过她那自然青春的艳丽和两片蹙起的樱唇，也并不需要什么化妆品。王师母看见她前额上的汗珠儿，拿过来一条毛巾。

王师母帮着她擦汗时说：“穿着那么厚的孝衣，大概快

把你憋死了。今天热得出奇。”

这时，牡丹眼里流出了两滴眼泪，晶莹闪亮如珍珠，在眼边停了停，快要掉下来了，她又勉强抑制住。

在王师母离开屋子之后，她才躺在床上，真正痛哭起来。这是丈夫死于瘟疫之后她第一次哭，并且哭得十分伤心。过去那几天她曾经极力想哭，但是没有眼泪。现在水闸打开了，意料不到的热泪洪流，如春潮般决堤破岸倾泻而来。

她躺在床上想，不是想她丈夫，而是想自己，想自己的将来。还在茫无头绪，想自己的青春生活，这段青春生活怎么样过。她的婚姻生活里没有爱，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办理的，为这种婚姻，没有什么可悲伤的。她过去那一段生活，是一连串的挫折坎坷，并非只因为费庭炎的公然玩弄女人，或是粗俗不文，年轻气傲，言谈举动惯于端架子讲派头儿，这些都是她看着不顺眼，都是使她憋气的。她天性多愁善感，温柔多情，她知道爱情应当是什么样子，她知道一个失望的爱情生活里的甘苦，她也知道自己的情郎和自己在棒打鸳鸯两处分后的痛楚愁恨。她的情郎金竹现在已经娶妻，有了两个儿子。但是她和金竹在她出嫁后，一直藕断丝连，暗中幽会。她觉得自己象苍蝇粘上了蛛网，纠缠起来使她神思混乱。现在她的眼泪从无以名之的深渊流了出来，现在有一种迫不及待的感觉，她分明有所盼望，但所企求者为何，自己又不了然。可是在她哭了一阵子之后，觉得轻松了不少，觉得好多了。

在来吊祭的女客，因为她如此年轻而丧夫，还要寡居守